



賢良河兩岸

馮 貫 著

新文藝出版社

賢良河兩岸

— 卷一 —

新豐圖書公司



賢良河兩岸

馮 貫 著
潘 程 譯

新文藝出版社

• 1957 •



內 容 提 要

日内瓦協議簽訂以后，越南暫時成為兩部分，南方是反动势力統治下的南越，北方是越南民主共和国。賢良河是临时分界綫上的一条河流。

越南著名作家馮貫写的这本报告文学作品，描叙了在这条河的南北兩岸的人民所过的生活。作者用許多生动具体的故事写出在河北面的人民过着多末幸福的日子，而在河的南面，人民在反动政权的統治下，却受尽了迫害。但是，南越人民并没有屈服，他們英勇地对統治者进行斗争，在这本書里作者歌颂了他們頑强的战斗精神。此外，作者在这本書里也热情地表达出了全越南人民对实现祖国統一的願望。

PHÙNG QUÁN TRÊN BỜ HIỀN LƯƠNG NHÀ XUẤT BẢN VĂN NGHỆ

1955 年版本譯出

賢 良 河 兩 岸

馮 貫 著
潘 程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376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111/16 字数 33,000

1957年6月第1版

195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定价(6) 0.16 元

明天早上我要到边界去工作，手里拿着那张上面红油墨印还没有干的工作証，心头起伏着无数思潮。

“十七度緯綫！軍事分界綫！賢良桥！边海河①！松門港！非軍事区！”

那种种的声音，在我的腦海里引起了多少的想象：

我想我們的十七度緯綫也象朝鮮的三十八度緯綫一样，边海河也象易北河，东西德的分界綫一样。

我立刻連想到那种情景，就象我在書报上讀到的，听別人講起的，或者在电影上看到的关于那两个兄弟国家的边界故事一样。

南朝鮮的警察站在界綫的这一边，假裝着和北朝鮮的警卫同志拉手，趁其不意一下子把他們拉过来，然后高呼：北朝鮮的部队越过界綫！

我想起那部易北河会师的影片，夕阳剛剛落下去，河面蒙上了一层黑紗，易北河上的桥本来把兩岸象血和肉似地相連在一起，突然慢慢的給截成兩段，河水滾滾地奔流，这一边和那一边完全給隔离开了。

我想起了西德的兄弟姊妹們，他們越过了警察、美国特务和西德反动政府的防綫去参加那些在柏林、在布拉格开的联欢会，他們到了大会，嘴里唱着歌，手揮舞着，但是一顆心仍然

因为忧虑惊慌在跳动。

我想我們的边界一定也和那些情景相仿佛，边海河一定也愁悶和冷靜得如同一条死水！賢良桥和界綫的兩边岸上布满了帶刺的鉄絲網，一定到处都是断牆殘壁，一片荒凉。非軍事区一定也象“无人区”一样，在那里一定連鷄鳴犬吠的声音也听不見。

在月夜，月光瀉下来，兩岸的碉堡的頂上，会鋪上一层惨白的顏色，窗子里照出象霧一样昏黄色的灯光。

我前进着，我的眼睛，我的心向着边界，我在不安地想着：不知道那里的生活將會怎样？边界的情景是否象我想象的那样？

从祖国的心臟，首都河內趁汽車出发，在最大的动脉——第一号公路上，一連走了五百公里，在一个美丽的黄昏，我到达了边界。

在五公里以外，站在广治省永灵县的斜土坡上的市集里，就已經看得見边界上的那面金星紅旗，那面旗子在葱綠的树屏上面高高地飞舞着，輝煌的紅光映在远在承先的蔚藍似海的群山的山峰上。

走过了一段崎嶇的石路，在一条快要修好的断桥旁边的路旁，豎着一根木椿，上面挂着一块涂着白石灰写着黑字的木板：

非軍事区。

① 边海河就是賢良河。

在非軍事區的前面展開了一片剛剛收割過的廣闊的田野，稻根還沒有完全干枯，一群頭上頂着尖角的肥壯的水牛，正在田邊柔順地嚼着草，那些牧童，光着上身就在路當中學跳農作舞，看見我向他們走過來，他們停止了跳舞，一齊向我大聲招呼。

“部隊同志，你好！”

“小弟弟們，你們好！你們跳下去吧！”

“看，部隊同志多高興呀！”他們在路旁歡叫着。

過了田野就是村子，路兩旁在和平恢復後蓋起的新房子的泥牆仍是潮濕的，用稻草搭的屋檐也還顯得很新。在兩三家裁縫店里，縫衣機發出了非常和諧好聽的聲音。壁架上散亂的掛滿了好些剛剛縫好的白衣裳和花色的女長袍。姑娘們走進來，穿上新衣，扣上領子上的鈕扣，拿出鏡子照，一面對着鏡子微笑。

在一塊用泥土剛剛鋪好的院子里，一家人圍坐着一張竹床吃晚飯，隔壁一家人家，三四個人在堆着一堆金黃色的、曬得很好的稻草。

我感到詫異，非軍事區的景象完全不象我想象的那樣，這裡的生活顯得多么寧靜和熟悉。

村子的前面就是邊海河，邊海河！有多少人，特別是作家或詩人想到這條河邊來找題材，他們在幻想中已經來過很多次了。

邊海河的兩岸沒有密布帶刺的鐵絲網，只有那些蒼綠的紅薯在田里生長着，它們長得快要蓋滿了那些舊碉堡。蔚藍的河水在陽光下面閃爍，蜿蜒地流在兩邊低低的河岸當中，溫

柔悅目，好象在跳舞的女文工團員的那根映着燈光的彩綢帶。
一片白帆，滿載着風，輕快地掠過波浪起伏的河面，三四條漁船，舉着網，緩慢地前進着，慢得好象老是停留在一個地方不動，朝着天的網，仿佛象海防港口里的輪船上緊緊排着的起重機一樣。一葉小舟逆流而上，三四個船戶，用親切誠懇的聲音高聲唱着：

哥哥在河北，
妹妹在河南，
我倆喝一條河的水，
一邊水清呀，一邊水濁！
多教人傷心。
不會再久了，只要再過兩年^①，
妹妹那邊的水，
也跟哥哥這邊的一樣清。

賢良橋大約二百多公尺長，橋板上還印着汽車輪胎剛剛滾過的痕迹。邊界上的旗杆豎得挺高，我覺得它仿佛是一條巨人的手臂，拿着一面象房子一樣大的紅旗，整天不怕疲倦地向南方的人民招着。

橋的那邊，面對着我們的旗杆，一個土壘的頂上插着兩面旗子，一面是藍白紅三種顏色的法國旗，一面是南越政權的旗子。它們鬼鬼祟祟，胆怯地發着抖，顯得又無耻又淒涼。

靠近橋頭就是邊界的關卡。這是兩間小巧的房子，門和

① 依照1954年簽訂的日內瓦協議，越南應該在1956年7月20日以前舉行普選以便統一，所以這樣說。

窗都漆着藍色，挂着花布做的帘子，兩邊牆上滿貼着從各國畫報上剪下來的畫片，我們那些通告和標語顏色是那樣的鮮艷奪目，把房間陳設得象是城里的新聞通訊社一樣。越近黃昏，賢良橋上往來的人越多，有人提着東西，有的背着東西，有的甚至抱着還不會講話的小娃娃，都走過橋來聚集在關卡前面，不停地談論着，仿佛大家都是早就熟識的朋友。

這些同胞大都來自各個不同的地方，西貢，順化，沱囊，他們是到北部去做買賣或者訪親的。

一個大姐一手抱著一個男小孩，另一隻手牽著一個女孩。我問她：

“大姐，你是打從哪兒來的？還帶著兩個小寶寶。”

她告訴我：她是從宜安來的，上個月帶了兩個小孩子到廣南去探望他們的祖父，今天才回去。

她的那只布口袋大得要請另外一個大姐替她拿，我指著它問道：

“你出遠門還帶了什麼這樣重的東西。”

她笑着回答說：

“沒有什麼，這是祖父和祖母帶給那幾個還不能來望他們的孫子的東西，是一些冰糖和其他的零碎東西。”

我還遇到另外兩個大姐，她們從永靈市集那邊過來，從容地走進關卡，然後倒茶喝，態度自然得象是在自己家裡一樣。我問她們道：

“大姐，你們現在上哪兒去？”

“到春和去，邊界那面的村子。”

“你們在邊界上來往過很多次嗎？”

“我們做买卖，早上过来晚上又回去。”

“你們做些什么买卖？”

“从那边过来，帶些油、布、米和糖，回去就帶些竹籃、鳳梨、菠蘿蜜、鷄和鴨子。”

“大姐，你們常常这样来往，敌人他們不会留难嗎？”

一个大姐吸着紙烟，噴出一陣陣的烟，回答道：

“他們想阻止，但是怎么能阻止得了我們。我們走我們的桥，我們在我們的市集里做买卖，界綫是軍事界綫，划在地图上的界綫，怎么能阻止我們做生意，怎么能阻止我們生活。他們要是給我們找麻煩，会有代表团，会有人民跟他們斗争的。”

一个大姐走到后面园子里去采紅薯的叶子和瓜藤的叶子，另一个催她回去，天要黑了。

一个說：

“等太阳下去了再回去凉快些，讓我找一把菜回去給母猪吃！”

要是不知道这是賢良桥，或者沒有和那些人談过天，誰能够猜得出这里是边界。

边界的关卡負責同志愉快地領我到永灵县地图前面，講給我听关于那里的地形，非軍事区和临时軍事分界綫的工作現况，我象上了有趣的和有益的地理課和時事課：

“边海河发源于長山，靠近老撾那边，蜿蜒流过广治省永灵县的田野和山丘，灌溉着明乡、环舍、賢良、春和、百祿、松聿，然后瀉入松門海。

“河上的摆渡姑娘常常这样的唱着：

“松門海呀，金的海，銀的海！

松門河呀，清又清！

我的情人呀在河對岸，

沒有船呀，我也要游過去。’

“河的這岸和那岸的居民，常常有親戚骨肉的關係，不少姑娘嫁到河那邊去做媳婦，也有不少年青小伙子到河這邊來做女婿，年老的人常常習慣把女兒嫁到河對岸去，他們說：

“我的女兒雖然嫁到那邊去做媳婦，但是要是自己有什麼病痛，只要在河這邊叫一聲，女兒就會聽得見過來了。’

“越南停戰之後，邊海河變成了臨時軍事分界綫，母親在這一邊，生活在民主共和政權的下面，兒子却在另一邊，受着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統治。但是母親如果生了病，在這邊只要叫一聲，兒子也會聽得見和過來的。有的青年人，情人在河那邊，有時為了思念她，常常會脫了衣服游過河去。

“沿着河的兩岸，我們和對方劃出一個大約兩公里到五公里寬的地區作為非軍事區，在這個範圍以內，不許駐軍，不許運入武器，我們這邊由人民公安機構負責檢查，那邊則由聯合警察管理，誰要是想進入這一個地帶必需要獲得對方聯合代表團的允許和發給通行証，發給的一方需要通知對方。每次這邊或那邊獲得有人非法侵入非軍事區的消息的時候，都有權提議派人去調查，目的是為了防止重新在非軍事區燃起戰火。”

講到這裡，他突然皺起了眉頭，象是在壓抑心裡的憤恨，然後他繼續說道：

“但是对方已經好多次讓武裝部隊侵入非軍事區，綁架和毆打人民，然後象胆怯的小偷一樣逃走。如象他們曾經在高社村抓過人，毒打了阿明母子倆。人民起來控告，我方去調查後，証據確凿，証明了敵人的暴行，現在敵人正希望我方也有人非法侵入非軍事區，以便報復。”

這個負責同志這時的語氣更加莊嚴了，他跟着說：

“但是我們決不會做這種事情，我們完全尊重我們簽訂過的條款，尊重日內瓦協議。在這種尊重里表現出了我們真心熱愛和平，熱愛正義的心情。

“生活在南北界綫兩面的人民想來往做買賣，或者是探訪親友，要得到兩個聯合代表團發給的特別通行証。

“為了執行保衛秩序，檢查來往居民証件等事情，從海巨到松門，一共設立了十七個關卡，就面對面的設立在渡口的兩岸上，只有松門關卡是一個聯合關卡，由雙方聯合駐守，一星期駐在岸這邊，一星期駐在岸那邊。”

他一面講一面用手指着用藍綫划在地圖上的分界綫給我，然後愉快地勸我道：

“你應該沿着海巨到松門走一個圈，那麼你就可以看得更清楚，南北兩岸的人民不知道遠從什麼時候起已經存在了一種特別的骨肉關係。人民的情感和生活無論什麼時候絕不會有界綫。敵人企圖挑釁，把邊界綫變成罪惡的深淵，以便實現分割祖國的陰謀。美帝和吳庭艷集團破壞祖國統一的野心，已經逐漸被人民堅決地和巧妙地粉碎了！你只要走一遍就更能清楚人民對偉大的最後勝利具有怎樣堅決的信心。”

我沿着河邊的村子走，這些村子在戰爭時期受到了最殘

酷的破坏。和平生活使它們得到迅速的恢复。在碉堡的四周，炮彈坑逐漸填平，种滿了紅薯和沙葛^①。到处都設立了新聞通訊站和平民識字班。有些地方的茅舍的竹柱子还很新，土牆还没有干。

一个老大爷，一面垦荒，一面用一种輕松的和自豪的語气給我指路，他說道：

“从前到这里来，向四面看，到处都是碉堡和鉄絲網，現在滿眼都是紅薯和沙葛，平民学校和新聞通訊站。”

在非軍事区域内，我們的村子差不多都在发动群众。发动的口号是要对方召开協商會議。要求南北統一的白色标語貼滿了那些碉堡的牆上，每个街头的牆上，那些标語象是最坚忍勤劳、沉默寡言的通訊員，它們时刻在提醒大家。

每一家人家都挂着許多旗子和图片，比别的区显然来得多，图片里有革命領袖們的象，中国建設图片，最多的是苦姐^②和雷蒙德·迪安^③拥抱的图片。

在那些渡头上，来往的人仍旧象往日一样熙熙攘攘，可能比抗战时候还来得拥挤。一个大約十八九岁的摆渡姑娘，臉孔晒得有点黝黑，一头头发梳得亮亮的，一面用力搖櫓，一面高声唱着：

“一百年了，渡船一直来往，
河水成了分界綫，攔不住渡船，

① 一种越南常見的植物，根可以吃。

② 苦姐是越南人民軍女英雄。

③ 雷蒙德·迪安是法国女和平战士，因为反对越南战争曾受到迫害。

去年和前年啊，渡船一直来往，
河水变成了分界线，拦不住渡船。”

黄昏，晚霞满天，我来到了松聿，我在路旁一个大娘的家里歇脚。这个大娘是做滑饼^①生意的。我看见满满的一篮滑饼，连忙问道：

“大娘，你做这么多的饼，卖给谁呀！怎么能卖得了这么多？”

大娘低着头吹火，爐灰扬了起来，洒满了她斑白的头发，她抬起头来朝我望，手里拿着舀粉的勺子指着河对岸对我说：

“我带到对面去卖，就是再多两倍也卖得完呢！”

“大娘，你做这种生意多久了？”我问道。

“我也记不清楚了，大约总有十多年了。这边的村子和对岸的几个村子，只要提起卖滑饼的田大娘，就谁都知道，特别是河那边，有不少人吃我的这种好吃的滑饼吃上了瘾。几天吃不到，大家就要问了：

“‘为什么昨天大娘你没有带滑饼过来卖？孩子们整个下午都焦急的在门口盼望着田大娘的滑饼担，但是没有看到她来，他们在地上滚来滚去地哭，哄他们他们也不肯听。’”

我静静的坐着，凝视着她那双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干枯的手，手上突起一根根的筋，好象刻上去的一样，我不断的想着：

“如果有哪个小子敢来对这个大娘宣传说应该要有分界线，把南北隔开，那么，他一定会挨到大娘几个耳光，连牙齿也

① 滑饼是一种用米粉做的饼。

会给她打落几只。”

因为这样一来，大娘的那担餅就卖不掉了，同时，界綫那边的大娘的主顧，那些小孩子，准会天天大哭大鬧，誰也劝不住他們。

往来的人要算松丰渡头最多，熙熙攘攘，你挤我拥，欢笑的声音永远不断，象是散集时一样。从对面岸上过来的大姐們才踏上岸，遇到这边的人，就聚在一起不停的談笑起来，互相談着当天的重要新聞。

“今晚到永灵县市集去看第五联区的文工团表演吧。”

“电影放映队在永山放白毛女。”

那边过来的大姐們在談着：

“今天下午去赶集想法子早一点回来，晚上去看电影。”

市集里的人还不很拥挤，大姐們坐下来披散着头发，你替我，我替你捉虱子，背就靠着插在河岸旁边的木樁，木樁上面吊着一块漆着白色的木板，上面用法越两种文字写着兩行黑字：

“临时軍事分界綫。”

四五个大娘团团地坐在渡头旁边的榕树脚下，拿出檳榔来你請我嚼，我請你嚼。一个大娘把檳榔送进口里嚼得津津有味，一面在談笑，那双眼睛現得非常純朴忠厚，她說道：

“这边所有的村子都已經在发动群众，地主和土豪惡霸都受到了农民的控訴，个个都害怕得縮成了一团。”

另一个从那边过来的大娘，声音比較細小，低低地講着，象是覺得有一班警察在她旁边窺視着她一样。

“在那边就实在不象話，前几天夜里他們帶着枪到高社村抓人，把阿明母子倆打得半死不活。从前的那班惡霸乡長、村

長又重新出來掌握了政權。”

老大娘額頭上又現出了深深的皺紋，臉上的神情象是充滿了忧郁和憤恨！

在松門，邊界的情景显得更加熱鬧。河口的那一邊是吉山村，這一邊是永安村。永安市集就連着東海口，大約是下午三點鐘，吉山那邊過來做生意的人占了市集人數的大半。這些人里面還有不少人是從界綫以南的老遠的由靈擺渡過來買竹子藤子回去編帘子、造船的。

一個本地的老大爺，光着上身，肌肉非常健壯，皮膚象古銅一樣黝黑，坐在沙灘上，一面修理船錨，一面跟一個剛從廣南運糖來賣的老頭子熱情地談着天。老大爺用響亮的聲音說：

“和平了真好，戰爭的時候哪里能這樣清閑的坐着，敵人的飛機會把你活生生的掃射死。”

那個從廣南來的老大爺，手里拿着木槌柄，輕輕的敲着插在附近的分界綫的木樁說道：

“等到我能夠拔掉這些木樁子那就更高興了，那時候南北自由通商，我們就可以隨意來往做買賣了。”

修錨的老大爺用響亮的聲音充滿信心地說道：

“只要我們南北同胞大家一條心，堅決團結鬥爭，那麼，分界綫的木樁不管插得多深也會被拔掉。我相信吳庭艷和美帝那班狗東西雖然打鬼主意想分割南北，但是不管他們怎樣想辦法，也分割不了。舉個具體的例子說吧，象這邊的永安村和那邊的吉山村，差不多半條村子里面的人都有親戚關係。試問他們有什麼權利不准人家親戚來往，上坟掃墓，祭祀祖先？民心就象海風，順風張帆船就前進得了，如果不依照民意，專

門倒行逆施，船就一定会翻掉。”

松門河虽然很深但是河面狹小，站在岸的这边，可以把一块泥块抛到对岸去。一天早晨，南北兩面差不多成百只船，同在这一条河上成排成队的往海上駛。吉山村那边的小孩和这边永安村的小孩都跑出来在兩面的河岸上玩，一个小弟弟高声叫了一下：“一，二，三！”大家就一齐唱起苏联人民在田野上愉快地歌唱那只歌，虽然隔着一条河，但是声音很齐，一点也不乱。

在孩子們的歌声里，哪里有什么分界綫啊！

目前边界的和平空气和正常化的情形是我們的一个大胜利，美国和吳庭艳集团却恐惧得惊惶失措。他們完全不願意这样，他們不断的想办法要使边界的空气越来越緊張，給兩面的居民帶來更多的困难，企图長期地分化祖国。

他們在南方制造謠言，向人民做这样歪曲真相的宣傳：

“边界就要被封鎖了，丟起原子彈来，非軍事区將首当其冲，进了那里就别想再出来。”

他們还对人民說：

“不要越过边界。”

他們用这个“越”字以便引起人民惊惶不安的心理，好象說“越獄”那样，可是人民却已經为这件事进行过斗争，他們說“过”字不說“越”字，他們說：过边界。每个人都这样想，都这样說：

“不要用这个‘越’字，这样你无形中將成为吳庭艳的义务宣傳員，我們在白天堂堂皇皇地經過边界桥，一手提着东西，